

汉字“竹”的形体演变与发音溯源

晁 胜杰 張 晓瑞

摘要

汉字“竹”是个象形字，也是个象声字，本义为竹子。甲骨文“竹”字为两枝竹叶相连，金文开始，竹枝分开，成为两“个”并列之形；“竹”字读音最初源于古人敲击竹子的声音。历经几千年雅言和方言的交互影响，“竹”字虽演变出几十种字音，但从中仍可听见先人敲击竹子的回响。

关键词

竹；字形；字音；击竹声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自源文字。其最大特点是汉字与其记载的汉语相互切合，相互影响发展。汉字不是被动地记录汉语，而是直接参与了汉语造词的历史过程。¹汉字造字之初，选形也选声。选形得当，看见字形就能理解其含义。选声得当，听见声音就能懂得其意义。²汉字的字形和字音中，都隐藏着先民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思维模式。关于汉字字音的发音理据，一般都简单的回答为“约定俗成”，但为何这样“约定”和“俗成”，而不是那样？其中定有道焉。本文尝试以“竹”字字形和字音的演变，窥探“竹”字音中的“约定”之道。

一、释《说文解字》中的“竹”

“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箬箬也。” ——《说文解字·竹部》

许慎记录了“竹”的别名“冬生草”，明示了造字类别为“象形”，解释了下垂的笔画为“箬箬”。“竹”当时也叫“冬生草”。竹笋在冬天开始生长，竹叶历寒冬不凋，所以叫“冬生”。相对“木”而言，“竹”生长周期，使用寿命都比较短，似草而长，可其粗归其为“草”类。³《尔雅》“竹”归在“释草”中。《山海经·中





1 王宁：《论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5（1）：1-9。

2 蔡德安：《六声假说》，《复兴岗学报》，1973（11）：359-367。

3 竹笋在冬天开始生长，竹叶在寒冬不凋，故有此称谓。

山经》亦曰：“其草多竹”。“竹”是象形字，但根据“竹”的哪一部分的形状造的呢？许慎认为是“箬 pōu 箬 ruò”“。箬箬”，最早见于《说文解字》。就造字理据来看，“箬箬”应为竹笋外面可以剥落的笋衣。“箬”为形声字，“竹”形“剖”省声，义为可以剖去的笋衣。《说文通训定声》曰：“苏俗谓之笋壳。”⁴“箬”，形声字，“竹”形“若”声，义为笋衣。《说文解字·竹部》曰：“箬，楚谓竹皮曰箬”。从“若”声者，取其选择义。《说文解字·艹部》：“若，择菜也，从艹右。右，手也。”“若”，义为用手遴选可用之草，菜，神农氏手择，口尝百草的情景昭然现前。故，“箬箬”为竹笋外面的笋衣。徐灏说：“下垂者箬箬，似未安”。⁵“箬箬”为向上生长，随着竹笋成竹自动脱离的笋衣，而“竹”字的字形则像向下生长的竹叶。所以，“竹”字“下垂者，竹叶也”，更为确切。圣人造字，遍观草木，选择不同于其它植物的下垂竹叶作为“竹”字之形，可谓用心之至也。上古先圣造字时，“远取诸物”，即取象于自然界万物的原则，绝非泛泛之谈，而应是世代华夏族群体察，对话万物的智慧总结。

二、释“竹”字形体演变

“竹”最早的字形为甲骨文，像竹枝竹叶相连。金文字形，竹枝中间开始断开。篆书字形，是在竹枝的断开基础上竹叶拉长。隶书字形，上端竹枝则完全消失，只剩下下部“个”形竹叶。楷书是在隶书的基础上，中间一片竹叶的笔画拉长，左边变成竖，右边变成竖勾。

（一）甲骨文



甲骨文“竹”字，像竹枝相连，竹叶下垂，为典型的象形字。因刀，甲骨等契刻工具，可清晰看到“ ”笔道“直”，“细”的特点。卜辞中“竹”四十凡见，如“竹入十”⁷，“取竹芻于丘”⁸等。但在甲骨文献中，“竹”多指与商朝文化同脉

4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0页。

5 徐灏：《说文解字注笺》，《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25册，卷五上第1页。

6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22页，00108。

7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242页，00902。

8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22页，00108。

的北方诸侯国名，又称“孤竹”，“觚竹”。崔向东等学者考证“孤竹”在今河北，辽宁二省交界处，由于这个部族善于用“竹”，以“竹”为其部族图腾，故以“竹”为国名。⁹

(二) 金文



金文“竹”字有两种主要形体，第一个字形承接甲骨文而来，字形变化不大，由于铸刻工具，方式的原因，已可以掌握笔道的粗细。此“竹”义为“孤竹”国名。在金文“竹胄亡疆，日夜不忘”¹²中，“竹”也是“孤竹”国的简称。第二字金文字形变化较大，笔道纤细，连枝断开，中间的竹叶拉长，已有楷书“竹”字的雏形。发生这样的变化，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铸刻方便，二为青铜器类别不同，可用笔道的厚薄，形体的轻重来表示不同的含义。《诗经》，《周易》，《礼记》等文献中，“竹”字已多表示本义竹子。如：《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周易·说卦》：“震为……苍莨竹。”“震”为震动，以“苍莨竹”为像，盖取色青之竹，击之有声。

(三) 篆书，隶书，楷书



篆书字形，承接金文第二个字形，竹叶垂直拉长，中间的竹叶依然向上露头，保留住最后一点竹枝的痕迹。隶变之后，竹枝完全消失，只剩了两个稍微变形的“个”形竹叶，《说文解字注》曰：“竹曰个。”¹³此形体也成为后世中国画画竹叶的“个”字诀。楷书则是在隶书基础上，把右上方两个向下垂的竹叶变成了小“一”，把右下之“丨”变成了“丿”。

9 崔向东：《论商周时期的孤竹国》，《甘肃社会科学》，2019（3）：157-164。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9878：“竹壹父戊告永”

11 容庚编著：《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295页。“𣎵”里面的“二”为重复标记。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9374。

13 许慎撰，段玉裁注，鲁实先正补：《说文解字注》。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第194页。

直接把楷书“竹”与甲骨文“𣎵”放在一起，很难一眼看出二者的亲戚关系，但如果把历时的各种字体都放在一起，就能较为清晰的看出楷书“竹”确实是从甲骨文演变而来，可谓其嫡孙。仔细端详“竹”字每一笔的变化，都是千百年历史的见证。见下表。



三、释“竹”字读音的演变

相对于“竹”字不同时期，不同书体之间的清晰演变，其字音的变化则十分复杂。为了对“竹”字的读音有一个历时的对比，下文将用国际音标构拟“竹”字的上古，中古字书中的注音，以及现代汉语和一些主要方言的读音。

(一) 现代普通话和南方主要方言读音

普通话汉语拼音为“zhú”，台湾的注音符号为“ㄓㄨˊ”，国际音标为“[ʈ͡ʂu²¹⁴]”。中国的大部分北方方言“竹”的发音类似普通话，大多是声调的变化，这里记录主要的南方方言语音。

广东广州：“tʃuk”；广东东莞：“tsok”；广东潮阳：“tek”；香港：“tsok”。

浙江金华：“tciuk”；金华东阳：“tsuk”；浙江绍兴：“tsuk”。

浙江丽水青田：“liwaik”；浙江丽水缙云：“touk”；浙江丽水莲都：“tiuk”。

温州永嘉：“tɕjook”；台州话：“tɕjook”；衢州江山：“tak”；

宁波奉化：“tsuk”。

福建厦门：“tik”；福建漳平：“tiok”；福建建瓯：“ty”；台湾闽南话：“tiɛk”。

湖北武汉：“tsou”；云南镇雄：“[ʂu]”；四川成都：“tsu”。¹⁴

对比普通与各方言，声母主要有：“[ʂ]”，“t”，“ts”，“tɕ”，韵母多以“u”为主要音素，而闽南话韵母多为“i”或“iɛ”。

14 以上方言的发音，主要参考《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一卷，中华书局，1999年，第1995-2001页），同时结合当地的方言调查。

（二）元朝大都话（北京）读音

《中原音韵》中“竹”在“照母，鱼模韵，入声作上声，築小韵。”¹⁵国际音标拟音：“[ʂu²¹⁴”，和普通话竹相同。

大都话是元朝时的官话，明朝官话是当时的南京话，清朝的官话以大都话为基础，融入了南京话，满族音。元明以降，直到今天，“竹”字的发音，在官话系统中大致相似。

（三）《广韵》、徐玄《说文解字》反切

《广韵》中“竹”字为入声字，“知纽屋韵，张六切”¹⁶，国际音标拟音为：“tiuk”。《说文解字》徐玄的注音为“陟玉切”，¹⁷国际音标拟音：“tiuk”。

《广韵》可谓隋朝陆法言《切韵》的增广本。徐铉反切注音也源于唐代孙愐《唐韵》，《唐韵》也主要依据陆法言《切韵》。《切韵》反应了隋唐时洛阳，金陵两地的官话语音。从《广韵》和徐玄《说文解字》中“竹”反切音中，可以推知隋唐至宋官话中“竹”字的发音情况。

（四）《经典释文》“竹”字读音

“葦，音同竹。……《韩诗》竹作“葦”，音徒沃反。云葦篇，筑也。《石经》同。……竹音如字，又勅六反，《韩诗》作“筑”，音同。”¹⁸。

—— 陆德明《经典释文·诗经音义·淇奥》

文中记录了“竹”字的三个音，下面依次进行拟音：

“徒沃反”，定纽沃韵，入声字，国际音标模拟注音：“d^huok”。

“勅六反”，徹纽屋韵，入声字，国际音标模拟注音：“t^hiuk”。

“筑”，有三个读音，这里取知母屋韵，“tiuk”。

《经典释文》记录了汉魏六朝的字音和训诂。文中的《韩诗》指汉初韩婴所传授的《诗经》，《石经》为东汉《熹平石经》中的《诗经》。从《经典释文》的注音

15 周德清：《中原音韵》，民国十五年（1926年）海宁陈乃乾硬印本，第9页。

16 黄侃：《黄侃手批广韵》，中华书局，2006年，第525页。

17 许慎撰，徐铉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第90页。

18 陆德明撰，黄焯断句：《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61页。

中可以推知汉魏六朝官话中“竹”字的读音。

(五)上古音拟音

上古音,“竹”与“竺”,“笃”,“毒”,“督”同音。¹⁹上古音“竹”字在端纽觉韵²⁰,端纽国际音标为“t”,觉韵的国际音标为“u”,又因为“竹”字上古音为入声字,其拟音为“tuk”。白一平认为上古汉语语音系中虽不存在卷舌声母,但有卷舌化现象,“竹”字上古音拟音为“truk”²¹。王力先生拟音为“tiuk”²²,与浙江丽水莲都方言相同。

四、“竹”字音源起考

给一个东西命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它本身的独特声音。比如,火燃烧时,其声“燿燿”,故记为“火”字之声;牛鸣声“哞哞”,故记为“牛”字之声;人出生时张口大哭,其声动人心肺,故记为“人”字之声。²³面对“竹”这个介于“木”和“草”之间的植物,先民的命名是否也是源于其声音?

“竹”字的声音源于击竹之声。²⁴“竺”,“竹”,“𦵏”,“筑”四个字上古,中古,现代普通话的发音相同。《说文·竹部》:“筑,以竹曲五弦之乐也,从竹从巩,巩,持之也。竹亦声。”段玉裁说“以竹曲不可通”,认为是“以竹击弦”。²⁵《释名》亦曰:“筑,以竹鼓之也。”所以,“筑”这种乐器取用竹板敲击乐弦之义。

19 《论语》:“君子笃于亲。”《汉简》曰:“古文作竺。”《尚书》曰:“笃不忘。”《经典释文》:“本又作竺。”《汉书·西域传》曰:“无雷国北与捐毒接。”颜师古注:“捐毒即身毒,天毒也。”《汉书·张骞传》:“吾贾人转市之身毒国。”邓展曰:“毒音督。”李奇曰:“一名天竺。”《后汉书·杜笃传》:“摧天督”,注:“即天竺国。”(曾运乾:《音韵学讲义》,中华书局,2004年,第431页。)

20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211页。

21 白一平,沙加尔著,来国龙等译:《上古汉语新构拟》,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06页。156-161。

22 王力:《同源字典》,中华书局,1982年,第306页。

23 蔡德安:《六声假说》,《复兴岗学报》,1973(11):359-367。

24 竹声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先民制定十二律吕的音准,使用天地之气在竹筒中的氤氲回荡的声音;先民用爆竹之声,驱散野兽阴邪;传统文人则在风吹雨打挺拔有节的竹子时,听到了肃然自省的音律。

25 许慎撰,段玉裁注,鲁实先正补:《说文解字注》。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第198页。

王力《同源字典》说：“竹，筑同音。”²⁶《广韵》曰：“𦵏，椎击物也，音竺，击声”²⁷，“𦵏”也是击打东西的声音。可知“竹”字的这个声音与击打东西的声音是一样的，应是先民模仿敲击竹竿的声音。给“竹”这个东西命名，其声音需有竹类植物的普遍性，要大部分竹子都能发出这种声音。竹子中空，爆裂时啪啪声，敲击时嘟嘟声等，是竹类植物的普遍特性。²⁸作为竹子的名字，还要有可识别性。风吹竹叶的沙沙，呼呼声，雨打竹林滴滴，哒哒声，其它植物也都有类似的声音，不易做出区别。命名的声音，不能太复杂，且人声可以模仿。笛，箫，管等竹制乐器，其声音独具特色，但是旋律相对复杂且多样，且难以用人声模仿。爆竹声和击竹声为竹子最普遍，最有识别度的声音。爆竹声和击竹声相比，爆竹声确实很响亮，但只有在劲风折竹，烈火烧竹时才有。或许正因为爆竹声的震撼效果，后世逐渐产生了爆竹驱赶野兽和邪臊的民俗。与以上各种竹声音比较，击竹声最能代表这中空的竹子特性，随时都能用手获取，且容易用人声模仿，也具有高度的辨识性。因此，击竹声就逐渐成为了华夏先民语言中对竹子的称呼。先民造“竹”字之后，其字音也记录了这个击竹声。

从“竹”字上古到今天的发音中，也可以听出击竹的声音。“竹”字上古音在端纽觉韵²⁹，拟音“tuk”，或者“truk”，听觉上正是击竹时的“嘟嘟”声。“竹”字的三种中古音“dhuok”，“^htiuk”，“tiuk”，声母为舌音，韵母以“u”为主音，也有击竹声的明显痕迹。元朝以后的大都话一直到今天的普通话中，“竹”的读音都为“[su²¹⁴”，其声母已经由舌音变成了卷舌音，但通过其韵母依然可以听到击竹后声音在竹孔中的回响。现代主要的南方方言中，也不难听出对击竹声的模拟。西南官话有平舌和卷舌之分，“[su”，“tsu”，似普通语音；闽南话，主要有“tik”，“tiok”，“tiɛk”几种发音，如敲击近竹节处锐利又坚实的声音；粤语中，主要为“tsok”，其中广东潮阳“tek”比较特别，有点像闽南话发音；浙江话相对复杂一些，北部的主要为“tsuk”，有点像平舌的西南官话。丽衢片主要为“touk”，“tjouk”，其中丽水青田为“liuaik”，各种声音基本以“t”为声母，“u”为主要韵母，衢州江山的“tak”的韵母为“a”，虽然声音有一些差别，

26 王力：《同源字典》，中华书局，1982年，第306页。

27 黄侃：《黄侃手批广韵》，中华书局，2006年，第516页。

28 敲击不同种类竹子，不同部位，以及干湿程度不同，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敲击工具不同，声音也不同。我们选择，用小木棒敲击浙江丽水成熟干透的毛竹竹筒部位，声音基本都是“tiu”（国际音标）。

29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第211页。

但听觉上都可以归为不同类别的击竹声。

结语

“竹”为典型的“象形字”，其形体演变脉络十分清晰。甲骨文“𥯛”，像两枝竹叶相连。金文“𥯛”，竹枝分开，成为两“个”并列之初形。篆书“𥯛”，竹叶垂直拉长，竹枝基本消失。隶书“𥯛”，竹枝完全消失，只剩了两个稍微变形的“个”形竹叶。楷书“竹”，则是在隶书基础上形体稍变。

“竹”为典型的“名声字”³⁰，其发音演变脉络比较复杂。上古音“tuk”或“tiuk”，明显可以听出其为“嘟嘟”的击竹之声。中古音为“tiuk”，声部已经变化，但韵尾没变，听觉上已经不太像击竹声了。普通话“[tsu²¹⁴”，声母继续变化，从入声变成上声，击竹时干脆的声响也消失了。虽然，从普通话中已经听不到“竹”字音中的击竹声，但值得欣慰的是，浙江，福建等一些地方的方言中，“竹”音依然保留着贯穿几千年击竹之声。

英语中，竹为“bamboo”，从听觉上看，也很像竹子爆裂的声音，与“bomb”（爆炸）的拼写与发音都有很多相似因素。日语“竹林”中的“竹”读音为“ちく”，国际音标拟音为“tɕʰikʰu”，其尾音与汉字“竹”，英文“bamboo”的尾音一样。日语“宇竹”之“竹”读“たけ”，国际音标为“takʰjɛ”，与闽南话“竹”的发音“tjɛk”有几分相似。日语“小竹叶”之“笹”读音为“ささ”（音如“飒飒”），倒有几分像风吹竹叶之声。³¹

从文化视角看，“竹”通过其独特的形体和特殊的声响成为了影响华夏民族心态的一个典型文化符号。竹子形体有诸多的作用，如，竹笋可以食用，竹竿可以做竹屋，竹筏，竹筒可以盛水浆，竹表皮可以编制竹筐，青青翠竹更是庭院的绝佳绿植；竹子声响有特殊的能量，击竹声，报竹声可以驱赶野兽，邪气，后世“烟花爆竹”“竹报平安”则是远古先民倾慕“击竹”“爆竹”声的延续。乐器中的笛，箫，笙，管等是气吹竹筒之声，上古时用这类竹声庆祝丰收，祭祀天神，到周朝则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春官·大师》所载“八

30 我们称古人以该事物的声音为该事物名称的字为“名声字”。如“火”，源于火燃烧时燿燿声；“泉”，源于泉水的涓涓声。等等。

31 任敬军，龚钰文：《上古日本竹类文化考》，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44-50

音”之中，“竹”“匏”都是竹制乐器；后世知识分子，“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则是人们对挺拔的翠竹，摇曳的风竹的审美赋予；“二十四节气”“律吕节奏”“节卦”等等，则是古人依竹而建构的生命智慧和哲学理念。源于“竹”形体和声响的华夏民族的竹文化，竹情结，竹智慧，又统统凝结在汉字“竹”的形体和发音之中了。历经几千年，“竹”字形体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竹”字发音也因雅言和方言的交互影响，演变出几十种字音，但从中我们仍可看见先圣造“竹”字时对竹子形体的欣喜观察，也可听见几千年前先人们敲击竹子时的回响。“竹”字的形体和发音演变始终反应着人们对自然的观察和对社会生活的体验，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希望这篇对“竹”字的溯源和演变的研究为我们的人文学者提供一个中华文化话语分析的新途径。